解放日報

社址：延安　第一四七一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中華民國卅四年六月一日　夏曆乙酉年四月廿一日（四月廿六日芒種　五月十三日夏至）

出售 陸軍圖式 軍隊符號 廣告

軍事工作者 不可不備

此書為我各級軍事工作者，參謀人員，各科兵種，測量員，製圖員所適用。凡作戰佈署，圖上作業，偵查情況，調查地理，識別地形，記載兵要，所遇符號上之困難，均能迎刃而解。

此書用瑞典洋報紙石印，其清晰美觀程度，不亞於銅版印刷。只售三百本，購讀者注意時機！

定價：只收成本費四千元。

代售處：東關新華書店總店。

尋人啓事

張慶月（十七歲，河北阜平南關人）：你現在何處？見報望即寫信寄給德勝縣動務處給你的姐姐張鳳林，或到延市新市場口永亨找楊仲濤同志。如有人知道他在那裏，亦請函告。

新華陶瓷合作社啓事

本社為適應邊區工業和各種作坊的發展，並充分供給各方日常用瓷起見，特由山西聘來一批精巧技術工人，大批精製特等大缸大盆及各種精美日常用瓷，現已大批出產，並在蟠龍瓷窯溝設立分廠，在南關設門市部，歡迎零整批發，如遠道來廠運販瓷者（延安東十里舖，蟠龍瓷窯溝）特闢住地招待。價格公道，貨品堅、美，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冀察我軍 解放淶源全境

冀察與冀晉區連成一片

【新華社晉察冀卅日急電】冀察我軍、二十七日已解放淶源全境。該軍區戰報稱：我冀察軍區部隊對淶源進行長期圍困攻襲，四週以來，先後消滅其外圍各重要據點如煤洞、北石佛、金家井，二十七日又向縣城猛攻，當即突入城內，防守敵偽甚多，殘敵在激戰中於機槍掩護下向上北莊逃竄，淶源全境已無敵踪。現我正除在城內進行善後外，並以主力對敗敵猛追中。按淶源為敵偽對我北嶽區歷次大戰役進攻之強大據點，敵人曾企圖從東面西經自平漢路高碑店至易縣經紫荊關至淶源之公路，與淶源經靈邱、大營、繁峙、代縣之公路構成一漫長的封鎖綫、向南壓縮，和隔我同雁北、察南伸展。四三年秋敵對我北嶽區三個月大「掃蕩」前，曾將此綫之淶、靈段修後一度公路修通。戰役結束後，我先收復上寨，將靈邱至淶源之公路打斷；去年我逼退淶源南插箭嶺、白石口等據點，繼又收復王安鎮、割斷淶源與易縣之交通；今年我收復靈邱全境、大營鎮、紫荊關及泥峪後，淶源地區已形孤立，即敵自宣化經蔚縣至淶源三百六十餘里綿長之補給綫，亦處於隨時遭我威脅與打擊之下。但敵仍為困獸掙扎，不肯放棄。我十、五、十等三個分區部隊，自三月份起步步進逼，最後終將此一強大的戰略據點奪回。從此我冀察、冀晉兩區已在廣闊的地面上聯系起來，敵人多年以來隔我北向察南、雁北發展之企圖被我最後粉碎。淶源解放在經濟上也有重要意義，該城戰前為通保定、大同之通商要道，城東北三十餘里之烟煤洞為一有名的石棉礦，礦區有四，面積共達四十餘平方華里，是敵寇統治地區內最大的石棉礦，過去日出十噸，去年經我破壞後，仍可日出五噸，今得解放，對敵掠奪物資陰謀也是一重大打擊。

豫北新解放區軍民 粉碎敵報復「掃蕩」

【新華社太岳廿七日電】軍區司令部宣佈豫北我軍於勝利攻勢中，又於本月十八日粉碎了敵寇二千餘人的報復「掃蕩」。四月二日，我軍開始的豫北攻勢，歷時一月，敵在沁陽、濟源、孟縣、溫縣數年苦心經營的地區，已呈支離破碎。五月十七日，敵一一七師團長（鈴木）、第八旅團長（原駐鄭州）親率三個大隊，分自沁陽、濟源、孟縣出動，黃河南岸敵亦渡河北犯，向我豫北新解放區「掃蕩」，其重點在濟源南部。當日我某團在上下冶門、東西鄉城（濟源南），首先主動出擊，給敵重創，日軍服部大隊直屬小隊一分隊上等兵大居三男攜械向我投誠。九日敵寇主力竄入武山、西承留一帶（濟源西及西南部）一帶，遭我某團及某支隊一部，結合民兵，不斷給以殺傷後，即東轉向濟源城郊，轉向沁、孟區，及沁官公路綫「掃蕩」。十二日，敵又部隊連日給敵嚴重打擊，斃敵甚多，內有敵佐約大佐。在戰鬥中，我某縣政委焦之涵及副大隊長劉冀中，率部在北村與敵，壯烈犧牲，致縣委以恩，亦光榮負傷，致我組國不久之偽軍趙清山、陳共勇、李興勢等部均頑強抵抗敵人，積對作戰，斃敵八名，該部亦傷三人，殊堪嘉尉。迨至十八日，敵偽已被迫分別向孟縣、沁陽撤退。據投誠日軍大居三男稱：敵人原定計劃「掃蕩」兩週，在「掃蕩」中，敵寇姦淫燒殺，非常殘暴，我豫北軍民在激憤中英勇戰鬥，堅決打擊敵人，僅僅十一天，即將敵「掃蕩」粉碎。

【新華社太行廿八日電】某區區幹隊，是道清戰役後才成立的。在八路軍的幫助領導下，很快長成一支堅強的地方部隊。在四月下旬，英勇的參加了道清路南的反掃蕩戰爭。四月廿一日他們在宿營時被包圍，二百多敵人，三百多偽軍包圍，「敵人已進了村，」況中，他們發揮了最勇敢的精神，在這種危險的情況中，一個班，在副隊長孫富台才帶領下衝出來，消滅了一個伍一個敵人，掉了去，救那個班，立即衝回村的戰友之誼，他們發揮了最高度的階級友愛，把阻止他們前進的偽軍幹掉，副政委孟國江立即快快把坐在街門防守衛的鬼子打死，在昏暗的夜色裏，敵人摸不清他們究竟有多少人，一時陷於混亂狀態，他們乘機把被敵人綁在街上的同志們解救出來。

皖中剿蝗

【新華社華中廿八日電】皖中各地，去冬有大批蝗蝻過境，產下無數蝗卵，今春在無為的銀屏區、□東（巢湖東）的陽河區、臨江白茆區以及含山、巢縣都發現蝗子，有的已成長小蝗蝻，銀屏區蝗子多的地方厚達一二寸，形成對生產的極大威脅。為此黨政軍民領導機關先後發出緊急通知，號召全力剿蝗，保護生產。銀屏區每日有四五千人上山打蝗，又發動鄰區群衆趕來協助；主力部隊每人上山打蝗，農民留着壯年在家生產，老幼婦女全部上山打蝗，實行打蝗換工、輪流生產。現銀屏區撲滅大半，陽河區大體撲滅完畢，臨江則因剛發現，正在開始剿滅中。

太行軍民緊急防旱備荒 修渠、搶種、採野菜

和西邊沿四、五區發生嚴重春荒

【新華社太行卅日電】太行全區軍民，正開展緊急防旱備荒運動。左權群衆連日紛紛修築水渠，清漳的水渠，已突擊完成。該縣花莊村群衆，也在進行搶種，婦女兒童都上山採集野菜，同時村合作社還在發動群衆修渠工作。武（安）北店頭、樓上兩村，都成立了水利委員會，積極進行修渠工作。平（定）東除收集旱熟農作物外，對沒有出苗的土地，都動手補種。黎城馬仲村、賀泉、馬鈴村、及安陽等地群衆，均在担水搶種。內邱七區王區長，一面動員群衆搶種，一面幫助群衆担水，平順城關群衆，經政府動員，也打破了消極等雨的觀念，紛紛突擊下種。林縣獨立營一部，幾天內就幫助群衆担水一千三百担。各種新的防旱辦法，現正在各地群衆中產生。沙河一帶，因担水困難，生產模範李忠即根據多年務農經驗，創造了一種濕土點種的辦法，先將適於點種的種籽（如菱菱、棉籽等），用溫水泡到發苗，即將乾土刨開，將籽種放在土中，用濕土蓋住，上面再以乾土，以免被風吹乾濕土，等到種籽發苗，即可將乾土除去。據老農稱：還有一種旱地播種辦法，也很有效，先將種籽用酸漿水泡過最易出苗；如在水中滲入少許人糞，則更能耐旱。點種時，因土乾吸水太快，可先將土刨開，用腳踏實後澆水。

【新華社太行卅日電】和（順）西邊沿地帶四、五兩區，由於不時遭受敵寇的瘋狂搶掠，和去年水災的襲擊，現已發生嚴重春荒。五區人口共三千餘，有六百九十四人馬上沒有飯吃。我二專署特於日前撥救濟糧一萬零四百斤，急賑，和西縣府亦發放低利貸糧一百八十石，貸款十三萬元，並發動一把米、一元錢、一塊麻餅的互濟運動，這一運動，已得到全縣群衆的熱烈響應。現政府正積極動員與組織四、五兩區的群衆的春耕生產，並指出只有發展群衆生產，組織群衆自救，才能平安渡過災荒。

晉察冀龍華葛存村 担水播種二百五十畝

【新華社晉察冀卅一日電】龍華葛存村為克服天旱造成的困難，龍華勞動英雄葛存正組織全村點水播種。該村日前召集村民大會討論防旱的緊急辦法時，起先不少人都說洩氣的話：「不下雨算是沒辦法」；「塊塊地點水種到什麼時候？」後經熱烈的爭論，始同意趁有些地還沒乾透一面澆種一面加緊搶種，「地乾」就挑水澆，種一畝是一畝，有的散會後，當夜就有人在月亮地裏開始點種。次日便開始了突擊，兩天中全村挑水點種二百五十畝。葛存的變工組就完成了卅畝。

王屋每天萬人剿蝗

【新華社太岳廿九日電】四月廿七日王屋縣全體幹部，分赴各地，領導剿蝗。本月五日，進行一週總結，共剿滅蝗蝻十萬零二百一十斤（內有五份之一是蝗卵），每天參加剿蝗的人在一萬名左右。經過情形如下：在三百十六個行政村中就有十二個行政村的全體男女老少投入剿蝗浪潮，共剿蝗蝻五萬六千三百八十五斤，蝗卵三千一百三十八斤，佔全縣剿蝗成績的一半。萬山群衆在蝗蝻夜裏不動的時候，四十五人連夜共打蝗九百八十七斤。在封石，群衆研究出蝗蝻頭多能跳五寸遠，又怕冷水澆，就在蝗蝻最多的地方，挖一條長十二里、深二尺、寬一尺的大溝，溝邊佈席子，引河水灌進溝裏，結果淹死蝗蝻六十石，花滿村群衆，自動協助外村去打蝗，並試用麥稭燒蝗。黃邁村五十餘青年，自帶乾糧到四十里以外的村子打蝗。三原、北溪等村的群衆，上山打蝗從早到晚不下山，並且人數逐天增加，如北溪村的婦女，第一天參加的是卅二人，第二天是四十九人，第三天一百十七人，到第七天就有一百九十七人。這次剿蝗所以獲得這樣大的成績，總的方面是幹部親自組織領導，另一方面是群衆經驗到去年蝗災給他們帶來的害，不滅蝗活不成。同時了解到蝗蝻是滿天飛的，只顧本村不顧其他村自私自利，是不對的，因此蝗區群衆，都普遍動員起來了。

冀魯豫我軍春季攻勢戰果

解放國土三萬四千方里

斃傷俘敵偽二萬、反正偽軍五百餘名。

【新華社冀魯豫廿九日電】冀魯豫我軍，從一月份開始，即對敵偽展開了猛烈的春季攻勢，組織了大名、南樂、東平等幾個戰役出擊，獲得了輝煌的戰績。計自一九四五年一月下旬至五月二十五日，大小戰鬥六百零三次，光復大名、南樂、新河、南宮、東平等五座縣城，攻克敵偽大小據點二百四十一處，收復村鎮五千餘，解放國土三萬四千餘平方華里，人民二百五十餘萬。斃傷日軍七八〇名，生俘日軍小隊長以下十一名，軍長劉坤以下官兵四、三三四名，生俘偽軍旅參謀長郭仲英、旅參謀主任張景太、團長楊俊科、王樹林以下官兵一五、二六一名，爭取偽軍反正官兵五二四名。繳獲迫擊砲五門，機關砲一門，重機槍九挺、輕機槍三一七挺，擲彈筒一〇四個，步槍、駁殼槍一四、〇八一支，各種彈藥一八一、二〇〇發，戰馬二〇三匹，及其他軍用品甚多。在戰鬥中我亦陣亡團長劉克強、支隊司令裴睿齊以下指戰員四三二名，負傷指戰員一、八七四名。（以上統計，未包括一、二、四、六、五分區五月份戰績，及三、七分區四、五兩月份戰果。）

敵寇暴行

井陘敵企圖鎮壓人民反抗 施行屠殺恐怖政策

三個婦女剝光衣服給狗咬

【新華社晉察冀廿九日電】井陘敵寇近又向我同胞進行血腥的屠殺。四月廿日早晨，敵偽包圍東王舍、與賈莊敵偽包圍頭（都在礦區）等六村，把群衆趕到一個四面堆滿乾草的空場中，拿着火把準備點火，威脅群衆說出「通匪」（即指抗日）的人，群衆均堅定沉着，沒有一個人說話。敵寇無法，則拉走了卅四個青年。至廿八日敵偽又包圍西王舍，將群衆集合在一起，然後把八個前次捉去的青年倒吊在楊樹上，用極殘忍的方法殺死他們。一個青年被用一根手指粗的尖竹棍，從左耳穿透到右耳，活活釘死。另有兩個十四五歲的少女被敵人先釘瞎了眼睛，再殺死。又將死了臨走時即放火燒了一百十七間房子，拉走七十多個男女。回到賈莊後又燒房屋六十餘間，強姦五十多個婦女。本月廿八日，敵又進行第二次屠殺，將七十三歲的老士紳胡化東先生等十五人慘殺，又拉走青年廿餘人。據悉，敵寇此種暴行，目的在鎮壓淪陷區人民日益堅決的抗日行動。

文水交城敵偽恐慌

城裏群衆紛紛向城外搬家

【新華社晉西北廿八日電】中旬，我武工隊、民兵嚴懲別動隊入文水城東關碉樓，與文水西北門後，交城、文水、清源等縣敵偽異常恐慌，文水敵偽強迫群衆趕修工事，並令偽人員及學生放哨。交城敵整夜在城牆上巡邏，偶而發見我西山火光，即令全城敵偽備戰，驚頓行裝，徹夜未眠。偽縣長王西林已將其家眷分散到老百姓家住後，偽合作社的貨物也趕忙「配給」出去，準備隨時開門。城裏群衆已紛紛向城外搬家。

收復南宮等城市工作經驗

冀魯豫二分區

【新華社冀魯豫廿八日電】二分區收復南宮、新河之城市工作總括報導如下：一、我軍未收復該城前，即派幹部至城郊村莊進行宣傳，說明對城內敵偽資財公物，大中小漢奸、偽鄉商民等政策。我軍收復後，進城的幹部，首先與部隊把住四門，暫時停止交通，防止隨便搬走物資，及漢奸的潛逃。幹部即向群衆宣傳解釋，安定民心，並公佈成立城防司令部、城區政府等。安民佈告強調寬大政策，及表示對長期淪陷區同胞的關心；二、敵工科、公安科會同武裝部隊，由主要負責同志統一指揮，佔領敵人倉房，及前各敵偽佔據機關，設崗防守，特別是倉庫，更由幹部親自監守，以免亂搶東西。進城的幹部統一使用，具體分工，不然東轉西看，即使有幹部亦無工作。第一步即撤出糧食、軍用品、資材；第二步即破壞城、砲樓、碉堡。第三步發掘敵偽標語，及摧毀其他不利於我們的設施；三、在組織上，成立城防工作委員會，統一領導，掌握政策，由黨政軍民及敵工部組成，以城關區政府，專門進行城關商民等行政工作，城防司令部專管治安工作。初期市政府設臨時工作隊，以便進行各項工作，由各區中暫時抽調人組成。工作上了軌道，即由司令部設紀律糾查隊，以防個人發洋財；四、在工作進行上：（一）首先用商民自己舊的組織偽維持會組織，進行工作，慢慢的過渡到適宜的新組織形式；（二）召開偽小職員，小漢奸會，講解寬大政策，使小漢奸們來，使用他們維持敵偽標語，及向其他小漢奸宣傳，並要注意誠懇，當時悔過者，即組織起他安心，大漢奸孤立；（三）召集偽屬會議，使偽屬瓦解偽軍；（四）召開城內紳士及大小商人代表，店員代表，學生等會，宣傳我之政策，揭露敵偽特務造謠，及徵求對我意見；（五）進城的部隊，強調宣傳工作；（六）對教堂召集負責人談話，說明我們對教會政策，是有信仰自由，教會仍是公民，除有公民權外，毫無特權，如違犯政府法令，與群衆一樣，還要受處罰，在教會的漢奸，也就搞出來了。

重慶特務罪行纍纍

盜賣自來水毆捕工人

搶劫民家　強姦婦女

【重慶訊】重慶自來水公司常被「特種人物」打開水管，偷賣自來水，往往將水偷賣後，又不關水門，任使自來水滿街橫流，水量損失浩大，該公司為此專派出工人檢查組出外檢查。五月三日上午九時，第二工人檢查組在左營街第一區警備司令部門前，發現該部人員偷賣自來水，售價每挑六十元、八十元不等，檢查工人未敢向該部偷水人員提出交涉，僅勸阻挑水夫，但該部竟藉此生事，由值星官吹哨集合士兵一百多人，將檢查組工人圍打，工程師陳文煥、工人唐海之、任國政、劉雨高四人頭部均受重傷，工人檢查組汽車亦被扣留，司機工人譚俊吉被毆，打後又將他們拘押起來，其中兩位工友流血過多，恐有性命危險。同日上午第一檢查組在都郵街路發現軍需署班長陳滌濤打開水管偷賣自來水，工人未敢阻止，僅把挑夫的桶拿開，惹起陳滌濤對工人們一頓呼罵，工人們未予置理。

四月十八日，重慶朝天門背街四十二號吳冉氏家，夜間十時被衛戍部稽查處特務隊員羅成厚及軍糧局科員孟某帶領六人持槍入室，聲稱檢查，劫去法幣十一萬七千元及金首飾兩個。

重慶南岸魏家花園特務分子史紀彥（開保警局偵緝大隊隊員，警局則聲明說史某乃衛戍部特訓班賀主任隨從），強姦婦女馮蘭英，殺死馮女命文珊，被害者命文珊之父痛哭陳詞，期望社會人士主持公道。

德境盟國管制局 數日內即可成立

朱可夫、艾森豪威爾、蒙哥馬利均出任代表。

【塔斯社莫斯科卅日電】根據各盟國政府的決定，由蘇聯、大不列顛、美洲合衆國及法蘭西各統帥部代表所組成的管制局，將於數日內成立，以行使佔領期間盟國在德國的最高權力。蘇維埃佔領軍總司令朱可夫元帥，已被委任為管制局中的蘇聯最高統帥部代表。

【路透社莫斯科卅日電】蒙哥馬利元帥及艾森豪威爾元帥，已被任命為英美代表，列席盟國管制局。

【塔斯社布達佩斯卅一日電】盟國管制匈牙利委員會主席蘇聯元帥伏羅希洛夫已抵達此間。

濱海官山桃園兩區 疏渠廿里防止水災

【新華社山東卅一日電】濱海訊：官山、桃園兩區毗連窪地六十餘里，每逢澇天，水害極大。過去雖然挖過水溝，但因本村挖了，鄰村不挖，互相影響，不能根本解決問題。日前縣政府利用春耕結束後的間隙，組織了該地的開渠工作。各村有人出人，有牛出牛，按勞動計分，做到了公平合理。因此，群衆情緒極高，兩天內十九個村子四十里巷全村九百六十六口人中，就有三百四十餘口參加。共動員了二千六百八十個工，二十里的長渠全部挖成，使南北斜卡約四十里的長溝完全貫通起來。三萬二千餘畝的莊稼，今後不致再受嚴重的水災。

諸城偽軍一中隊攜械反正

渤海二分區我軍擊敵獲勝

【新華社山東廿九日電】濱海訊：偽諸城保安隊吳孝先部之機槍三中隊八十餘人，於本月九日在中隊長王君五率領下光榮反正。攜來輕機槍一挺，手砲一門，信號槍一個，步槍六十餘支，及彈藥一部。當日晚並將轉山頭據點焚燬。按該中隊係吳逆之主力，這次被我爭取反正後，對吳逆打擊很大。十三日濱海軍區宣佈該部編制為諸莒游擊大隊，王君五任大隊長。

【新華社山東廿九日電】渤海訊：我二分區民支隊，配合冀中津南支隊，於九日晚攻克滄海境津浦路東之滄江頭偽據點，計俘偽小隊長以下三十五人，繳步槍二十二支，匣槍一支。我商（河）惠（民）部隊，於十一日在王家溜家店西南十里伏擊出動之敵十二名，將其全部俘獲，繳短槍二支，長槍三支，子彈三百零四發，戰馬四匹。又我二分區濟（陽）臨（邑）部隊一部，於十日拂曉襲擊出擾之敵十餘，偽百餘人。至六時擲店等據點之敵五十餘，偽三百餘來援，我主力一部與之激戰半小時後，敵狼狽逃竄。此役計斃傷敵偽二十餘，繳獲長短槍四支，子彈六十五發。

新四軍五師 舉行練兵學習代表會

【新華社湖北廿八日電】新四軍五師主兵力團，於上月廿四日舉行練兵學習代表大會。到會代表百餘人。開會時開政委講話，他號召各代表要把各種經驗，加以分析研究，使成為有系統的經驗，成為今後工作的指南。把這些經驗帶回各排連去，幫助其他同志的學習，不要以當選代表而自滿，要更好地時刻檢討自己。廿五日各代表交換經驗。廿六日技術表演。上午射擊，下午投彈。射擊成績甲等的有蕭超羣、楊青、曾國華等三名，最高紀錄是三槍廿六環。投彈成績甲等的有陳良榜、魏少卿二人，前者紀錄五十三點五米，後者紀錄五十一點五米。廿七日大會進行總結後，即告閉幕。

埃及總理宣佈 支持敘黎獨立

【路透社開羅廿八日電】埃及總理諾克拉西．巴夏，今夜於埃及參院中宣佈，埃及完全支持敘利亞與黎巴嫩保持其獨立權的努力。

綏德王德彪鄉及早防荒

備荒模範馬有鰲 存糠二十八布袋

去年秋收後，每人即準備乾洋芋三合，糠三升，桃黍穀穀一升半。

【本報綏德訊】綏德縣政府機關正協同羣衆進行防荒準備。召集勞動英雄、積極份子、防荒有經驗的老年人，商討防荒辦法，同時經過他們，在羣衆中進行醞釀，引起注意。然後以村為單位開一攬子羣衆會，大家民主商量。在宣傳對自備荒中，要打破羣衆「聽天由命」的觀點。用苗的好好務育。另外，就是打井，修小塊水地，多種瓜菜、洋芋、小日月穀等。發動羣衆保存一切能吃的穀糠、榆皮、苦菜、灰條、白茶葉。還要盡量從各方面進行節省。對於只消費不生產的二流子將特別抓緊，對於抗工屬則加強幫助。

【本報綏德訊】模範王家坪村備荒情形已誌上月廿八日本報。該王德彪鄉去年即作防荒準備：去年秋收後，王德彪就提出大家節省，少趕集，不急用的東西不買；對當地方：買地；辦紅白喜事，頂好是不買糧食，用割棗生產解決。關於防荒，各人都準備乾洋芋三合，糠三升，桃黍穀穀一升半。為了長期打算，該鄉多數村莊都開了義田。僅王家坪村即開義田十垧，收糧十三石七斗，捆了三千多斤乾草，都入到義倉裏。今年又用義田十石糧食，買了七垧地，打下強固的基礎。因為該鄉有備無患，知之今年又積極行動，就是遭了災荒，也不致受很大的凍餓。

又該鄉勞動英雄馬有鰲，是一模範備荒模範。往年就把糠攢了幾布袋。去年看到數千被蟲吃壞，對糠更加愛惜，又保存二十八布袋。準備少撥些麥子，磨碎，做糠或做稀菜飯。去年他看到莊稼不很好，就抓緊多種菜，除種一垧菜地以外，坨裏坨塄都撒上茭籽，到冬天共醃十甕菜，包括蘿蔔、蔓菁、白菜、苦菜等。同時也給牲口準備了兩窖麥稈，足有一萬斤。他對穿衣也特別節省，穿的是補了又補，但是很整齊，去年計劃穿用八十斤花，結果只用了三十斤。

還有王家坪的居民王生財，估計今年可能雨水不濟，飯食就比過去稀些，一年到頭多吃黑豆千子飯，這樣較桃黍飯節省。

工廠備荒

被服廠醞釀成立 儲蓄合作社及義倉

【本報訊】被服局及其所屬被服、交通、紡織三工廠，為防旱備荒，正進行節約與生產。節約方面，已將過去每天一次麵食，減為一星期一至三次。此項措施，工友同志全數表示同意，並在精神上作繼續降低的準備（如荒旱十分嚴重時）。小廚房也改為早晨、中午兩餐飯和大灶一樣，只是晚飯略有麵食。其次一種節約，是從生產過程中，各人力求原料的節省與成品的精良，如裁剪工人如何使布匹裁剪衣服時能更經濟，且不影響衣服質量；如紡織錢子錢客能提高錢子達到並超過外來錢子。此種節約，意義較為重大，將由工人自由醞釀，訂出計劃，形成一個運動。關於工友同志平時生產所得工資，除伙食等必需用費外，尚有相當剩餘，過去大半用於消耗方面（紙烟、小食等）；今後擬設法養成儲蓄作風，或將剩餘工資，購買生活必需品合作社。被服工廠提出每人每月節省小米儲蓄，並醞釀成立儲蓄合作社。也有人建議每人出米一石組織義倉，選出專人管理。交通工廠有人已預作準備，如旱災嚴重，可使棉衣再穿一年。個人業餘備荒生產，成績亦較顯著。據統計，該局及三個工廠，在住地附近已耕種農田卅垧，按生產小組劃分土地，每天利用學習時間及工餘之暇，正緊張進行下種中。其所種多為洋芋、南瓜，於昨日即可全部下種完畢，將來收穫歸各人自己所有。

【本報訊】邊區鞋工廠會由總務部協同伙食委員召集伙食節約會議，隨定每週吃饅從六次減為兩次，每月減食猪肉一斤，剩飯不喂猪，設法留待第二天吃，並改良爐灶，每週每人可節省石炭三斤。會後何廠長表示今後要戒烟戒酒，力求節省。同時工友同志正紛紛研究節省原料、提高質量、愛護工具的辦法。（路紹曾）

【本報訊】新華化學工廠於上月十九日晚召開全體職工大會，動員防旱備荒。由金廠長提出下列節約辦法：（一）加強現有勞動力，完成規定的數質量。肥皂組不增加人，仍完成原有的工作（原計劃增加一人）。熬鹼組由四人增為六人，開日夜兩班，保證出五鍋清鹼，如不開夜班，四人熬兩天，保證出五鍋清鹼（三四月份每日四人只熬兩鍋清鹼）。甘油組每日鹼化由四鍋增為五鍋。（二）節省糧食，多種南瓜洋芋，必要時停工去採野菜，伙食由每月吃十五次饅改為吃十次，下月吃饅次數再予減低。每頓按人數煮飯，剩飯不許喂猪，留在下頓吃，工餘時間去種南瓜洋芋。（三）多建立個人家務，減少不必要的個人開支，如抽烟喝酒等。後經職工熱烈討論，一致贊成按以上辦法加強生產，厲行節約；並提出種南瓜洋芋採野菜的具體辦法。近日來工勇生產按原計劃進行；而工餘時間正作突擊，已種南瓜洋芋十二畝，三、五日即可完成二十五畝的任務。還有裝璜組幾個小鬼利用午睡把工廠周圍的空地種南瓜。伙食已做到吃十次饅，剩飯不喂猪。最近該廠職工合作社分紅，全體職工以百分之七十七的紅利再轉股，所以股金由五百萬增加到八百餘萬元。全廠職工平均每人已有十五萬元的股蓄，最高的已入股七十九萬元。（河水）

邊區保衛團 三連月下種瓜 農場給民帮工

【本報訊】邊區保衛團經深入動員防旱備荒後，各項計劃，均在緊急動員中見諸實行。三連經動員後即在月光下搶種南瓜，並擠出每人至少種卅棵，警衛排戰士在雨後每人搶種了四十多棵。磚城內瓦礫堆中的空隙地方，現都種了瓜菜。早晨晚間從延河担水澆種的絡繹於途。團部伙伕趙來年在完成每天一百担的担水任務之餘，已種洋芋一畝多。在節約方面：團部決定每日每人節省小米五兩。三連勞動英雄馬厚仁和三排副林有餘提出，除棉褲外一切規定的被服用品都節約歸公。六連自減少糧食，加強管理制度，禁止剩飯喂鷄猪後，不但能吃飽且有剩飯，他們每天還能吃一頓黃米，也計劃每月調劑吃米飯和軟糕四次。（冰）

【本報訊】保衛團大武濟農場搶種完畢後，團部決定於上月十、十一日給附近村莊的抗工屬、退伍軍人，和移難民等貧弱居戶幫工兩天。十日天不亮就有三個隊分發到曹范峪、樊水灣、馬家河等九個村莊去，經過兩日勞動，共幫助了三百二十三個工，挖地及下種四百七十八畝，受助居民有七十五戶。此次幫工，因戰士們切實執行了團部的指示：『做工細緻，態度和氣，尊重當地風俗習慣，自備伙食』，因此深受歡迎。移民史老漢說：『在我們橫山那些人常說：「吃飽些，穿爛些」，見了穿灰衣服的就怕些。』我們看慣了國民黨隊伍欺侮老百姓，今天見了你們八路軍，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劉進學）

總工會發出備荒指示

【本報訊】邊區總工會於日前給各工廠工會發出防旱備荒的指示信，號召全體職工，和全邊區軍民一起積極參加這個運動。該指示略謂：在工業生產上，應該更加嚴格注意節省原料，提高生產效能，減低生產成本，特別是紡織、被服工廠，更應節省紗、布。各廠除經常之農場菜園外，全體職工應在廠內外空隙地多種瓜菜。生活上要厲行節衣縮食。組織職工拆洗縫補舊的衣被，珍惜顆細寸物，儲蓄金錢，消除好吃零食等現象。各工廠工會除立即協同廠方推行上述工作外，並須推動附近羣衆的防旱備荒運動，並隨時報告模範與範例子，予以獎勵。（安彬、陳大綸、李新民）

甘泉勤儉備荒的模範王瑞

北羣

甘泉城區勞動英雄王瑞，艱苦、勤勞、節儉，平素即積極備荒儲存餘糧，在當前緊急發動羣衆防旱備荒的任務下，他很值得發揚。王瑞四、五年來已積糧二十九石（糜穀各十石、蕎豆六石、玉米三石、蔴子油一百斤），除十五石（本是三十石，過年因沒地方放，賣十多石），夠全家大小七口人吃三年至四年。他家只有一個是全勞力，能積餘下這樣多的糧食，的確是不簡單和不容易作到的。研究他餘糧的主要辦法，一個是節約，一個是勤勞。

一、他如何節約？

節約是他全家人的優良家風和習慣。他父親遠在光緒二十六年的荒災年代裏，飽受了飢餓的痛苦，他常教育家裏的人說：『寧叫鍋老，不叫糧騷』，『寧叫粮等人，不叫人等粮』，『荒年難熬，豐年易過』，『積穀勝於積金銀』等等。他非常重視節約餘粮，平日看到家裏誰糟蹋一顆粮，一粒米，就很快的拾起來，並吵罵一頓。王瑞受父親的影響，所以也積極的節儉餘糧，他說：『節約要經常，不是一時半刻，要能由小處着眼。』

他一件棉襖穿了四年，他說：『莊稼人，不怕衣服爛，那裏爛那裏補。』別人一年穿一件單衣，他卻穿二年（因他勞動時只穿汗襟和短褲），家裏其他人也是如此，所以他全家一年需用三十多丈布，由於節儉有十七丈就夠了。

關於吃飯，他女人很會計劃，都是看實際情況作飯下米，陰天下雨人閒時就少下些米，農忙和勞動時就多下些，所以他家很少有剩飯，就算有時剩下了飯，她也會保管，下頓把它吃掉，他家每一年四季多是早晨吃洋芋、瓜菜稠飯，中午吃洋芋蒸飯，晚上喝米湯、吃蒸洋芋及玉米饃，這樣又節省米（一天能節省兩碗米），又調劑得很好。

他全家人不吃煙，不喝酒（每年約可節省三萬餘元），平日燒炊作飯不用洋火（灶下壓火，燈用），過年過節自己有麥子，吃粉條用豆子換，自己作豆腐，日常無事不趕上集。像這樣的過日子，怎會過不好呢？

二、他如何勤勞？

甘泉城區的人誰都知道王瑞是最勤勞的人，不要說在農忙時，就是閒時也不輕易放過一天的時間。他說：『莊稼人窮苦勤勞是根本。』他最愛的是早起，一年四季無論忙閒都是天不明起身。去年秋收時，他天不明就能割六十六細糜子。冬天別人正睡覺，他卻早起打水、劈柴，到各處拾糞。這習慣也影響了全家，婆姨早起作飯，父親早起餵牲口，孩子早起上學，全家都勤的起勁，日子過的紅火，誰都不偷懶。

他有七口人的一個家，所以，一年積一百四十駄糞，圈裏一個大牛，一年積三百駄糞，都是經常出，經常墊，又乾淨，又能多積糞，實在是好辦法。所以他的廿七垧地平均每垧一年要上十二駄糞，每垧比別人多打一斗半至二斗糧食。

他對莊稼務楛、鋤草、收割是極謹慎的；地每年都是很早的翻一次（因翻過地能休息），別人不挖地畔，他的地畔掏的一乾二淨。他能作到按時播種、鋤耘，地鋤的早，鋤的次數多。如去年二畝棉花鋤了五次以上，所以收花百餘斤（生花）。莊稼一且成熟時，全家一齊上地收割，所以他的莊稼很少糟蹋和損失過。

三、他目前計劃如何防旱備荒？

王瑞最近看報上（他識字）西北局關於給各地黨政軍民防旱備荒的緊急通知和『緊急動員起來防旱備荒』的社論後，被激動起來了，他說：『我自己雖然有糧，咱甘泉雖然下了陣雨，但我們要顧到全面，不能光顧自己。』現在他除了要幫助政府宣傳，發動羣衆積極生產備荒，他自己更要進一步的加強生產和節約。生產方面，二十七垧地已經完全播種，有幾垧地受了急雨的打擊，不能出苗，他計劃一律翻去，重新種糜子；洋芋可備荒，已種了二畝，計劃再種一畝，南瓜已種三百餘窩，計劃再種一些。節約方面，無論如何困難，絕不浪費一顆糧、一粒米，今年約多衣全家不換新的（爛的縫補），少喂牲口料（不餵糧的三個半完全放青），吃飯更加節省（多加些洋芋和瓜菜）。

臨縣有些村莊 一面種地 一面造雷

用變工互助辦法

【新華社晉西北廿三日電】臨縣最近檢查軍火合作社生產中，發現有些村莊創造了很好的作法，如三區某村把羣衆的軍火股金，投入到一般的羣衆合作社，讓其生利，配備一個有些軍火技術的幹部到該社內負責軍火生產，專門收買羣衆熬的硝及軍火原料，把資地雷等武器。其他會製的人不脫離生產，用互助變工的辦法來造武器，一面種地，一面造雷。有些村子正準備發展小型軍火合作社，幹部不脫離生產，抽出一部份的軍火股金，根據羣衆需要作小生意，賺下的錢買不能解決的軍火。大家認為這種小型軍火合作社逐步發展，會造武器的人不脫離生產，而加組織起來，並將軍火資本與其他生產合作社聯結起來，這樣互相推動的辦法有前途。

研究學習的組織與方法

米中全體師生

【本報米脂訊】米脂中學近發動全體師生，研究切合實際的學習組織與學習方法，經過三個星期的集體討論，綜合意見如下：（一）關於學習組織，大致有三種：1、課代表：各組都有各種課代表，選的標準以對某一課程專長或優於別人者、能夠組織領導者。當選後，此人即為本組某課學習的負責人，負責組織本小組的某課學習（非全班性的核心組織）。2、課代表小組：選的條件和上一樣相同，他更進一步把各組的某課代表，組織起來，成為全班的某課學習核心，在學習幹事領導下，從事領導全班某課程的學習，這個組織與該課教員密切取得聯系。3、互助組：三人或二人組織成一組，程度好的幫助程度差的，在學習上進行互助。這三種形式以第二種較為完善。課代表有了他們自己的組織，可以更有計劃的推動全班的課程學習。這個制度，在一種課代表組中，有一組長，組長切實領導本組的課程學習；課代表小組經常有計劃的研究本課的學習方法，組織方法，有工作計劃，有會議制度。這樣也更充實了班上學習幹事的工作內容。過去學習幹事感到沒有具體的工作可做，只是整天忙於學習生活上的事務，如收作業、檢查筆記、督促上課、自習等事，而現在他可以集中精力去深入幫助某一課代表小組，有計劃的了解各代表小組的情況反映給班主任。

（二）關於學習方法：把預習、聽講、複習密切的結合起來，但要根據不同的課程和各班的文化水平。如預習用在國文、政治、歷史等課就有效，用在算術、自然等科就差些，這是由於同學的理解力和文化水平低的緣故。這個方法例如：預習國文課時，同學先各自看一兩遍，不懂的詞句和生字都打上個符號，看過後互相問自己不懂的詞句，和認不得的字，或查字典，如不能找到解答，即留到上課時解決。這樣作，可以節省教員精力和時間，去講解更重要的問題。複習時首先是自己看，然後才是找中心、句子會講，要把字都記得，懂得這篇文章的好處和缺點。如果是應用文，複習後力求會應用。這樣學習，在十班所有效果尤為顯著，在十班同學作文能力因之普遍提高，錯別字、句不通順、辭不達意的情形大大減少。其他課亦都根據不同性質和特點，有它不同的學習法和複習法。按課代表不是每門課程都有，而要看具體條件和需要。如某一種課程學習大家都學得很好，那就不必勉強。一人兼多了，就不能擔任幾門課的代表，一人最多不得超過擔任二門課的代表。預習複習不是各門課都要這樣作，而是看具體情形。現在一般規定國文、政治、歷史等課要預習複習；自然、地理、算術只要複習；音樂美術不要預習，不要找預習複習時間，自由支配。（閻學浩）

南樂城的一場惡戰

四月廿四日下午，在南樂城捌田小隊的司令部裏，『皇軍』們為剛從邯鄲收來的一份電報所驚恐着：『豫北共匪之主力已逼至清豐南部』。

同時間裏，在卅里外，八路軍的隊伍急速的向南樂行進着。

×××

從南清店、元村集等地傳出機槍聲、手榴彈聲，報告了南樂周圍敵據點已經完全被包圍的消息。但南樂城仍和往昔的夜一樣的寂靜。城裏天主教堂的鐘聲剛剛打過了十一下以後，攻擊西南城角的第一梯隊的槍聲首先打響了，從夢裏驚醒的敵人慌忙回擊。幾乎同時，第七連投彈組的炸彈也打到了西北角的城牆上。猛烈的爆擊使敵人失去了反抗的力量。四分鐘以後，戰士們翻越過城樓，第一個爬上城牆，安上梯子，一個突擊組的戰士們一個個緊接着爬上城去，十三分鐘的光景，城上槍聲已不再響了，四個門樓和四角的偽碉上已佈滿了×區隊四、六、七和特務連英勇戰士的影子。經過半夜的激烈巷戰，偽新民會、警察所、捐砲隊、特務團、自衛團、保安團以及流亡的偽清豐保安團留守處，都全部繳了械。偽第二旅旅部、棚田小隊，偽縣政府，都被逼退到了西南街的九層高樓裏，企圖負隅頑抗。

在當天夜裏，偽縣府所據守的高樓又被我軍的砲彈打穿了。偽縣府內大小人員都忙着四處逃散。但在『皇軍』司令部裏，只准許偽縣長郝玉森一個人進去，其他的偽『官員』們只好躲到偽保安團的砲樓裏去『避難』。

×××

到了攻擊的第二天的晚上，四連接到了攻擊偽保安團砲樓的命令。

在攻擊以前，一件最艱巨的工作，就是旅行爆破。敵人的手榴彈不時的從樓上投來。一連炸燬了隔街的對門房子，火光照亮了整個的砲樓和街心，想從街的對面越過五米寬的街道去接近敵人的砲樓，那是十分危險和困難的。三排長馮克新同志有信心的接受了這個艱巨的光榮任務，他嚴肅的對戰士們說：『我帶着去，我們死要死在前面。』爆炸組的戰士一致回答說：『排長還不怕死，咱們更不怕死，一定要完成任務。』

敵人的炸彈還在飛落着。在爆炸着的街道上，三個揹了炸藥的勇士，滾到敵人的砲樓下，又一齊滾回來，五分鐘內，勝利的完成了安埋炸藥的任務。

九點半鐘的時候，十字街上爆發了霹靂似的一聲巨響，偽保安團砲樓北牆裂開了。隱蔽在街北燃燒着的房子裏監視敵人的二排長孟常慶同志，帶了六個戰士，配合一排的進攻，向敵人的樓上投擲炸彈。敵人的火力被壓下去了。和當面時，戰士陳明玉同志迅速架上梯子跳上砲樓。到九點四十分的光景，偽保安團和偽縣政府的人員全部停止了抵抗。

×××

同一天晚上，和四連同時，九連也接到攻擊偽旅部東北角高樓的命令。因為九連是去年下半年才由縣基幹隊升級到團的，攻堅戰還是第一次，全連的同志一致要打響第一砲。戰鬥是八點鐘開始的。因為第一次爬樓的時候，梯子被壓斷了，第二次決定從北面的窗子上門上進攻。一排投彈組的炸彈從牆外打到敵人的樓上和院子裏，把敵人緊緊的封鎖到裏邊。第一個爬上門頂的是突擊組五班長楊登祿同志。敵人從南面的高樓上側擊過來，他即臥在門頂上封鎖住了敵人的槍眼。李鴻義和三個戰士跑進院子，闖進門。三排又從牆外挖開的洞裏打進了西屋。這裏的偽軍乃被迫繳下了武器。

第三天上午十一時，七連挖地道通到偽旅部中央高樓底下埋好炸藥，一聲震耳的爆炸聲之後，七連即開始對偽旅部進行最後的總攻。三排長王永盛同志五個手榴彈一連串的投到敵人的樓頂上，敵人的槍聲也不再響了。待王永盛同志帶着戰士們衝進樓門的時候，被炸昏了的敵人一點也不能抵抗。後來聽被俘偽軍說：『不知道是什麼砲一炸，全樓的人都像坐了飛機一樣，都昏迷過去了。』

×××

第三天拂曉前三點鐘，三連的戰士們集結在敵人司令部西南砲樓南面院子裏，靜待着攻擊的號令。三點半，砲聲打響了。砲手準確的把六顆砲彈連續送進敵人西南角的砲樓上，半點鐘以後，東南角新民會高樓上火力隊的輕重機槍，猛烈的向着砲樓上的敵人掃射。九班的投彈組把三個手榴彈綁在長桿子上，伸到敵人高樓的槍眼裏，炸進了敵人的樓房。敵人的槍眼完全被封鎖了。因為梯子太短，爬不上樓頂，八班梯子組的同志把梯子高高的抱起來，五班副班長丁汝山同志才能到了樓頂，正像他在接受任務時所說：『完不成任務不回來。』他雖然在突擊中三次負了傷，但最後終於一個人爬上了樓頂。在突擊組進到樓屋的時候，『皇軍』們的『大和魂』精神已經被擊散，都退到東北角的砲樓。我二排的兩個班當即佔據西院的東屋、西屋和南屋。

炸彈在西北角的小砲樓上激烈的響着。三班從西面佔據的西南高樓上打下來的手榴彈裏，把敵人壓到下層的樓屋裏。一班長劉光的和一個新戰士八班首先爬到樓頂。顧作林和新戰士羅光庭同志去樓裏去。當顧作林已下到二層拉住樓梯口的時候，戰士跳進去了。接着又跳進了兩個戰士。四分鐘以後，他們又回上樓頂，每個人的身上已經帶了幾處刺刀傷。在顧作林同志呼出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樓頂上是最靜肅的一剎那。另一個戰士再下來打開了樓門，四個拚彩的敵人即被刺死在二層樓中。

一場兇惡的肉搏戰同時在敵人司令部的西院裏開展着。這是全部戰鬥中最緊張的階段。已成困獸的敵人繞過東屋，從東南的反沖，已經被三班的手榴彈打回去了。三班長宋子闆一手投出去了三個手榴彈。從西北牆角反衝的八個敵人，被二個屋裏投出來的手榴彈打到北屋裏去。在敵人又從北屋反衝的時候，和四五班對刺的白刃戰開始了。在院子裏，已沒有了槍聲，只有在『皇軍』的怪叫聲中間，或可以聽見雙方刺刀相碰的『鏘鏘』之聲。戰士李玉閣一個人和三個敵人對刺，他的脖子和胸上雖然受了三次刺傷，最後一個敵人總仍被他刺死在地上。四班長吳么賢被兩個敵人夾在中間，在他刺死前面的敵人的時候，他的手被後面的敵人刺傷了。到敵人第三次反衝被擊潰之後，最後僅餘的八個敵軍，也都一一先後『回國』了。

三天三夜的血戰，至廿七日早晨六點始告結束，暮春的太陽照着矗立在南樂城裏的幾座高樓，樓下橫陳卅七具『皇軍』『玉碎』的死屍。（新華社冀魯豫電）

婁煩重建工作開始

圍攻婁煩戰鬥有功的部隊民兵幹部五十五人受獎

【新華社晉西北卅日電】婁煩（靜樂縣屬的大鎮）敵人被擠走後，羣衆立即返回並在政府帮助下開始了重建工作。僅九天工夫，已有公私商店、貨攤七十九家開始營業，並正式規定今後每逢五、十日為集。為帮助羣衆恢復農業生產，政府發出七萬元的貸款，並大石貸糧，解決了五十七戶貧苦羣衆農具、種子、口糧的困難。在羣衆的高度熱情下，婁煩周圍被荒蕪了的五百多畝大坪地已開始下種，家家戶戶都在街上搜集肥料，沒有牲口的人家也組織變工，用钁頭挖荒了的地。小孩婦女一羣一夥的在遍地掃拾熬鹵鹽。又五月五、六兩日，婁煩召開了慶祝解放與追悼殉國烈士大會，於會中圍攻婁煩戰鬥有功的部隊民兵幹部五十五人光榮受獎。

靖邊水利鄉 修草圃子四百餘畝

【本報靖邊訊】水利鄉去年修草圃子二十畝，長了四尺餘高的蘆草，每畝平均五百斤，[illegible]一千斤。今年乾旱，蘆草[illegible]今春，決定繼續修。牛草困難，王強群和王世祥今春牛草不夠喂，買草千餘斤，每百斤價五千元，因此他倆人就向楓生華、毛生彥租下蘆草的地，按收草交十分之一作租子。古辟三月十一日在鄉政府召開羣衆大會，到會有十多人，今年大部都因牛草不夠吃，因此又圈了二道河溝約三百五十畝，又圈了一道小溝有八十畝，共計今年秋可收草十七萬四千斤，又選出看管人和看守人，以後按用工多少分草。（白玉亭）

吳旗五區四鄉支書高生華具體組織羣衆生產

抓緊開黨的小組會，進行黨員的個別談話。

【本報吳旗訊】五區四鄉支書高生華同志，在去年冬學幹部訓練班上，反省說：『過去大部份時間做了政府動員工作，所以就不知怎樣做黨務工作，一年也不過開一二次會。』今年他的工作，有進步，在正月自衛軍訓練時，他宣傳紡織有利，回去就找木匠做了紡車，並到縣上買了一斤多棉花，自己學紡，引起他婆姨弟妻和兩個抗工婆姨都學着紡。正月十四他又召集黨員流動訓練班，教黨員要過黨的生活，開小組會，在生產上做模範，並建立了制度。到現在全支四個小組，三個小組都開過了三次。一個小組因趕腳的多，他就找來個別談，分配了具體任務，在春耕督促檢查。因此，黨員起了下列作用：郭鳳林組織起四家和發展紡紗中四個變工送糞，組織起他姑夫白家和劉家影格牛，後因牛的強弱不同要散夥，郭又和高生華去勸說到一搭。謝家牛弱，白家地多，可多使用些。彥生財也組織三家五個變工送糞，他倆還說鋤草時再組織變工。又高仲才有餘糧籽種，因為去年借出了糧，在徵糧中羣衆說他餘糧多，要加重負担，所以不願借出，高生華就作說服，說：『徵糧是按一年生產的糧計算徵收，不能把餘糧也算上』，於是借出胡麻籽一升，黑豆好一升，穀子四升，糜子三升。張繼玉是個二流子，高生華和他談話兩次，已經悔改正。還有張繼彪是個木匠，貧家無人紡線，就自動提出不掙錢，幫助羣衆做紡車，縣政府也決定減去他的其他義務負担，叫他幫羣衆做紡車，現在已做了兩架。黨員在其他方面的進步和作用也很多，高支書說：『像這樣抓緊小組會和個別談話，黨員就能進步，工作也開展了。』（朱繼功）

張村驛煤井正式售炭

比燒柴節省六倍

【本報鄜縣訊】張村驛煤井開成功後，已由炭礦委員會議定正式開始售炭，每斤炭比牛武炭便宜六十五元，比店頭炭便宜八十五元。按張村驛柴價是乾柴每斤四十元，上月底炭礦委員會討論，每斤炭雖然頂三斤柴，但炭價不得超過柴價，最後決定，塊子炭卅五元，次一點的廿五元。羣衆得悉後，即爭着來買。據燒炭戶反映，每人每天平均有十八元的炭就夠用，和燒柴比起來，節省了六倍還多。（劉星五）

羅斯福夫人斥反蘇活動 呼籲消除恐懼建立和平

【塔斯社廿九日電】此間報紙刊載故羅斯福總統的夫人所著「國際的恐懼」一文，謂某些人士最近努力煽起對蘇聯的恐懼，並提出這些份子是有意或無意地幫助法西斯敵人。該文說：我以爲美國有些人還在有意無意地爲法西斯的利益而效勞，這些人未不上是由於恐懼促成的，他們擔心他們的政治家不能在平等的基礎上，勝任對付外國政治家的任務。因此，感覺德國不能削弱得太多。抑或他們恐懼英國，並以爲：我們必須以任何可能的方法剝奪它的繁榮。恐懼成了他們語彙中主要的一個字，這些人可能感到關於其他民族或其他政府的一些事情，可是在他們真正調查這些事情到底是否真實以前，他們就得搖擺非難起來了。我想，我們確有建立和平的機會之唯一保證，是在我們對我們自己的信心，我們和我們的盟國可能有分歧。過去我們曾經有過。然而，假使我們遵守我們一度說過的話，這將使其他人信任我們的力量，因爲它是誓言的人們所行使，他們毀滅恐懼的心裏充滿著愛」。

消息報訪員說美蘇貿易關係，對於穩定美國戰後社會經濟作用重大。

【塔斯社舊金山卅一日電】消息報訪員朱可夫評論斯退丁紐斯最近一次演說，力稱這篇演說大體上受到美國報界的好評。朱可夫指出斯退丁紐斯所提到的美國戰後經濟前途公式的方法說：每一個人都很明白，不確定決定性的經濟趨向而要規劃出美國對外政策的一般任務是不可能的。斯退丁紐斯指出，在舊金山所計劃的國際組織被要求不僅在保證普遍安全中起作用，而且也要成爲幫助克服緊急的經濟困難的工具。朱可夫說：雖然經濟和社會理事會將是純粹諮詢性質的，但是將來的國際組織機構，它們也，須在加強國際文化和經濟合作中起重要作用。講到這些機構將來的活動，斯退丁紐斯說，經濟問題能夠幫助全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復興和繁榮的美國人。他說，太平洋戰爭結束後，將有成百萬青年回返美國，並要求在農業和工業中獲得地位。朱可夫寫道，雖然斯退丁紐斯聲明值得重大注意，他卻並沒有指出，在迫近的緊急經濟困難面前，美國應與全世界其他國家努力建立巨大的國際合作制度。雖然太平洋戰爭還在進行，它已經在逐漸完成結束階段。社會門要求批准每週廿五元的失業津貼，表示了失業問題在美國已成爲可怕的現實了。朱可夫結語說，斯退丁紐斯的聲明說，美國希望不從孤立主義、關稅和戰爭的道路去解決他們自己的困難，這聲明無疑的將得到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贊同。特別是蘇聯，它從來在任何地方也沒有表現過成爲美國的競爭者。爭奪國外市場的鬥爭，從來沒有在蘇美關係中投入過陰影。無論總起來怎樣奇怪，但蘇聯和美國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不同，決不會妨礙他們互相有利的商業關係。蘇美貿易關係發展也可能在執行保證戰後美國工人充分就業和消除在美國的失業的困難任務中，起它重要的積極的作用的。

蘇聯工業恢復迅速

德涅泊巨大水閘 一年內即可發電

頓尼茲盆地已抽出五十五萬萬立方呎的藏水。南俄各地已有四十餘座電站開工。

【新華社延安卅一日電】綜合各方關於蘇聯恢復工作及工業生產情況的報導如下：（一）蘇聯引以自豪的德涅泊巨大水閘，此（水閘於一九四一年紅軍退卻時，曾爲紅軍所毀），預料不到一年內即可發出電流。（二）頓巴斯煤礦盆地（佔蘇聯煤產百分之六十）在廿個月內，已抽出五十五萬萬立方呎的水，修復了三百五十哩地道（地道長一千八百哩），裝備起二百四十部起重機，約六千萬立方呎的居住區。據說，要使頓巴斯煤礦重新生產，必須從地下抽出一百五十萬萬立方呎的水，恢復五百五十座起重機，五百七十架送風機，重新建造一萬六千萬立方呎的工業建築，恢復數千座文化與工作管理的樓房。（三）從高加索各共和國，斯大林格勒——蘇聯西部邊界領土上的一切電力站正在重建中，它可供給頓巴斯煤鐵工業的需要。蘇聯各共和國，各州解放以來，已有四十餘座電力站開工，他們的容量，較蘇聯革命前整個俄羅斯的容量還大。（四）蘇聯的鋼鐵首都——瑪格尼托戈爾斯克，今年該地增加了最大的鼓風爐，五座敞口爐，三座焦煤爐及碾鐵機等。一九四四年，他鋼鐵一座即地增加了四十七座二千噸。（五）在輕工業方面，現在也有一部份恢復了，很多這類工廠正增加出產鞋、襪、衣服、編織物、皮革等，以供人民日用之需。如基輔與羅夫的帽子工廠已大量製造男女及兒童的帽子。烏克蘭今年新建立的輕工業工廠今年將生產一百八十萬雙鞋，價值一千九百萬盧布的布疋及大量其他消耗品。

英國任命審判戰犯法官

【合衆社倫敦二十九日電】邱吉爾今日在下院宣佈，英政府已接到美國建立盟國軍事法庭以審判戰爭罪犯的建議，並且消除所傳戈林及其他納粹高級人員會逃出裁判的任何其餘的懷疑。他在宣佈任命英國檢察長肯爵士爲軸心戰爭罪犯英國首席法官時說：肯爵士負責與美法及蘇聯代表（當他們被任命時）共同對歐洲軸心列強領袖及其主要代理人與從犯的發行與戰爭罪犯準備起訴，英國願意任何聯合國將犯罪材料交盟國軍事法庭。這一聲明是蘇聯準備與盟國於戰爭罪犯問題與盟國共同工作的具體表示。

南斯拉夫頒佈 沒收戰時非法利得等法令

並嚴禁任何煽動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的活動。

【塔斯社貝爾格萊德廿九日電】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反法西斯大會主席團，於其最後一次會議上通過下列法令：（一）沒收戰時利得：不管任何人，若其財產是因在戰時利用人民所受災禍、經濟情況或與佔領者勾結而獲得者，將予以沒收。所有不動產和其他財產若是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和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間由商業或其他任何門路而獲得，並值二萬五千第納爾（南幣）以上者，將予以沒收。每個民族解放委員會將設立一特別委員會，管理沒收事宜。被沒收的所有戰爭利益，將由國家用以作爲復興國家的需要。（二）在敵人佔領期間放棄或被敵人及其同謀者奪去的財產，除議業外，均須歸還原主。若原主死亡，則財產繼承權應屬於其最近親屬。若財產被毀，則將按值予以全部償還。（三）國家財產保護及其管理法，其中規定被發現以對國家財產的人民職權和義務，及其對於國家財產保護的責任等等。凡對國家財產意忽或爲私人利益而加以使用者，將被處以三年苦工到十年監禁，案情特別重大者將被處以死刑。（四）禁止任何旨在煽起民族、種族或宗教憎恨及不和的活動。任何對公民權的限制以及給予因國籍、種族或宗教不同的公民以特權者，將被認爲犯罪，受到處罰。凡反對民族平等進行騷亂和宣傳，以造成和煽起民族或種族仇恨或不和者，及發行和銷行這一類出版物者，將被處以十三年到五年的監禁。凡鼓動刺殺行動者將被處以死刑，凡鼓動宗教仇恨，亦將被處死刑。

固執維護殖民地統治 比道爾談對敍政策

法情報部攻擊英軍在中東的行動

【合衆社巴黎卅一日電】官方公佈：無論敍黎形勢如何發展，法政府決維持現有地位。因爲讓步即將減低法國在近東之「威望」。

【路透社巴黎廿九日電】法外長比道爾本日在內閣會議中說：法國並未在法律上放棄對敍利亞及黎巴嫩的委任統治權，法國僅希望此二國家得獲獨立，然須首先解決重要問題，以保障法國經濟與文化方面的權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國得到一大部份摩蘇爾油，這種油是在敍利亞被裝上油船，然後運到法國去的。現有油管通過該地，必須保證要保護油管。最後，法國尚欲保衛它在戰略上的利益。

【路透社倫敦廿七日電】今夜法情報部稱英方在沿中海東部諸國的行動，他提及極少數法軍在敍利亞與黎巴嫩的移動後稱：「法政府曾指出法軍的移動乃大規模軍事行動後所難以俱來的，但英軍亦將同樣理由且未經法國當局贊同，在同一地區以更大的軍事力量與法軍同時移動，須知敍黎與移防乃法軍移動的理由」。

【路透社舊金山卅日電】黎巴嫩外長與黎巴嫩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代表團長宣稱：黎巴嫩政府決不認爲法國提出來的條件是「符合黎巴嫩的獨立的」。

【路透社華盛頓廿八日電】代理國務卿格魯於今日聲明說，他獲悉由於最近法軍的到達黎巴嫩因騷亂遺結果，在黎巴嫩與敍利亞引起生命的傷害與損失深表遺憾。

法軍強佔敍國會

大馬士革監獄被毀政治犯均逃獄

【路透社大馬士革卅日電】法軍於今晨一時左右佔領敍利亞國會，法軍砲轟監獄，獄牆被打成缺口，若干敍利亞政治犯即經缺口逃逸。

【路透社大馬士革三十日電】今日城內各地均有射擊，情勢一般被認爲甚嚴重的。

活動的德國特務

紅軍捕獲進行地下

【塔斯社莫斯科廿八日電】紅星報特派訪員報導：戰爭已經過去了，可是拒絕投降的一些德軍仍在森林裏徬徨。他們組成孤立的匪徒小隊，或襲擊人，過後的時候，他們實在很危險，過一時的襲擊後便敗退。經過這種襲擊以後，他們非常深入某些很小的高地，將村或農莊，將其搶得淨光，然後又不見了。法西斯間諜們藉助各種方法進行破壞活動。他們假扮爲農家牧女，有時更穿上紅軍制服。某前哨站的巡邏隊，早晨看見有一位婦女將三隻羊趕到一條迂迴的小路上。她走路的樣子引起了前哨站站長的懷疑，於是他便派一位偵察員去看這位婦女是誰。偵察員下山後即隱在樹林裏。十分鐘以後，從大樹後面首先出現了一隻羊，然後又是兩隻羊。這些羊都嚼息著，腿上都有血，羊後面跟着一位婦女，穿着紅外衣與赭色襯衣。她的寬大的步態立刻發現了她是一位有經驗的士兵。紅軍士兵讓羊同這位女人走出來以後，便從森林裏跳出去捉捕她，最初這位女人的手伸到她襯衣的大口袋，但當手從裏掏出來的時候，在向她瞄準時她便慢慢舉起雙手來。在廿分鐘內，紅軍士兵便把這位假扮女人的德軍帶到排部。在他身上搜出兩隻手槍，偽造的紅軍入場卷，裝有沒辦認出來的液體絲瓶子，放在皮靴皮子裏的密碼文件。「這位被扣留的女人」證明是很有經驗的間諜。到了開始黃昏時，一羣德軍便迫近我前哨站。站長要求連指揮官派增援隊來，鄰近的戰鬥警號響了。並派了增援隊來援助前哨站。槍聲響了，機槍開始射擊，於是前哨戰發生了。站長命令把守一切道路，岩石與灌木林，因此迫近的德軍便立刻中斷前進與手提機槍之火力而受嚴重損失。然後他們到了平原上，又開放手提機槍，這一前哨戰經歷約半小時。這足夠證明有已迫近的增援隊正從後面迂迴襲擊德軍。受不住兩面打擊的德軍便投降了。

英美接受蘇聯建議——委託地區獨立或自治 應依照民族自決原則

五強否決權問題，雅爾塔決議不會有根本的改變。

【路透社舊金山卅日電】蘇聯已與英美兩國成立協議，認爲聯合國憲章應宣佈「自治或獨立」爲託治地的目的，但非所有附屬民族，均在其內。這點原爲蘇聯所主張者，這一使託治問題得以早日解決的協議，是由莫斯科消息方面探悉者。

【中央社舊金山廿九日專電】舊金山會議距預定的閉幕日期僅一星期，本日似在努力跳越兩項主要難關。關於五強之否決權問題，據本日所悉，雅爾塔決議在根本上將無改變；關於委託問題，據本日權威方面消息，莫斯科之答覆業已收到，其他三邀請國已接受莫斯科的建議，即委託的最後目標，獨立或自治應「依從民族自決的原則」。委託問題大致已可作一結論。關於會議之工作方面，本日進展仍緩，然預料一且否決權問題解決之後，各技術委員會均可能開始完成未了的工作。迄今爲止，大會組織與程序委員會已完成任務。關於大會之大組委員會將於明日上午舉行第一次會，審查各委員會之報告。官方宣佈：法學家之顧問委員會，本日舉行初步會議，研究憲章將採何種形式，因憲章各文之各部份已開始由聯絡委員會送達。聯絡委員會也開會審議各技術委員會所送來的草案，消除互相衝突之點，並將委員會之建議重新起草爲憲章形式。按照會議手續，聯絡委員會先審查各委員會之草案後，提交法學家顧問委員會，後者保本法律辭句之觀點加以審查，然後交回聯絡委員會，作最後檢討，再提交執行委員會，又提交四大組委員會審查通過，當後交會議全體大會通過。

【中央社舊金山廿八日電】澳外長伊瓦特本日招待記者時，發表關於五強在和平解決事項時施用否決權一事之態度，伊氏企圖呼籲輿論使四邀請國家改變立場。伊氏說：澳洲堅決反對各強國均有否決權，而限制安全理事會不得對爭議的一方採取類如各種等基本步驟，並提出其他大多數代表團所擁護之解決條件。他說：紐西蘭加拿大與澳洲相同，都反對五強在實施武力或其他制裁之外，對和平解決手段也有否決的特權。如是英國之三自治領於否決權問題乃聯合反對四邀請國之一的英國。伊氏稱：爭執一起之時，安全理事會之責任爲在何種武裝衝突之階段前，嘗試行調解。

對印度問題的處理 是邱吉爾內閣的考驗

——泰晤士報評論——

【路透社倫敦二十八日電】倫敦泰晤士報今日社論說：邱吉爾新政府面臨的第一個任務——或者是第一個試驗——是關於印度的決定。報紙指出：印度對於英國事實上是否有決心給予印度自治表示懷疑，並且有一種傾向，希望在英國各政黨之競爭中，產生在英國選舉運動中有號召力的印度政策，從而印度能獲得利益。報紙繼續說：全體英國人民，在決定看到印度享受與英國及各自治領的平等地位的決心中，是前所未有的團結起來。印度的重要性需要一與英國及各自治領的平等地位。英國對印度的政策現在包括許多問題，其規模之大，使這種政策必須避於英國外交政策的領域內，實際上須設法形成超乎純粹的政治國內分歧之一部份。與世界安全的維持密切關聯的東南亞和平最後的方法，是賴於英國與印度之間的有效合作，這是非常確定的事情。印度的人力與物資資源及其地理地位，使印度成爲東南亞的重要因素。現在這些資源爲英國支配的時候已經過去了。一個希望是英國與印度在共同利益中所生長的自由合作的共同工作，這種英印的共同利益可以給予古老的聯系以新的精神，達到東西之間更好的諒解。要達到這一種合作，英國必須成立一不依賴於今日政府政策聯合的國家，形成這種政府的時候已經成熟了。印度人一般相信魏菲爾勳爵對印度情形的掌握，他們要求他在憲法與經濟的領域內主張勇敢的前進，他們相信英國人民的估量給予他們建議以非凡的重量。此外他們對於他們自己的領袖不能銜接共同的分歧感到失望，並且會對印英國企圖從惡劣生氣的氣氛中提高印度政治生活的諒解，達到自治政府的建設性進展。但是這種氣氛不會無限制地持續下去。社會輿論對於政治活動的限制日益增加憎惡，這種限制對政治活動的唯一口實是民族會議尚未過去。印度對盟國事業所作的重要貢獻，以及印度軍的偉大成績使覺醒的印度人相信阻止平等地位的理由業已消除。這種感覺如不能獲得應有的滿意，將迅速轉成對英國的憤怨；與英美軍隊共同作戰從得許多勝利的印度軍隊不能預期其接受他們國家的隸屬地位。英國輿論已在道兒當魏菲爾依在英倫的現在找到，如果不應用有效的行動，即將消逝。應該採取一種決定，即改革印度政府使現在的憲法能夠供給印度以政治自由。印度總督應該負責成以其權力內的一切方法促進印度自治政府。並且爲了達到這一目的必須給以巨大的謹慎。利用印度政治生活中的迅速流動的潮流，當白廳有所企劃時，常改變行程。英國社會與輿論願望從兩國所要求的這種有益的感覺中，友誼地解決與印度的問題。英國各位領袖不問其爲何黨派，在這個感覺消失前實現這種感覺。

敵寇各派要求開臨時議會

【本報訊】敵國「大日本政治會」，曾於五月十一日決定，要求鈴木政府召開臨時議會，未獲實現。據敵同盟社廿七日電，敵衆議院各派交涉團體會於廿一日召開「各派交涉會議」，有大日本政治會、護國同志會及翼壯議員同志會等各派代表出席，一致要求政府召開臨時議會，爲更廣泛的徵求衆議院方面一致的態度，使得要求更加有力。特決定於廿九日再開一次各派交涉會，以便向政府提出這個要求。當戰爭及外交都現日益走向窮途末路時，敵國各派堅決要求召開臨時議會，這是統治階級不安和各派矛盾行將波動的表現。

戰爭與外交日趨不利 東鄉起用芳澤川越任外務省顧問

【本報訊】德國無條件投降後，敵政府於十五日從形式上宣佈廢除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簽訂的「國際防共協定」。敵外務省顧問，曾以外相的地位主持簽訂「防共協定」的有田八郎和親德的外交官僚本多熊太郎、山川端夫、接也於廿三日宣佈辭職，接着是，敵外相東鄉乃起用芳澤謙吉和川越茂擔任外務省顧問，這兩個傢伙都是侵略中國的老手，在抗戰前侍奉敵國駐中國的使節。一九四三年芳澤任敵駐偽使這任時，曾數次向重慶提出招降條件。當敵寇外交上已完全陷入窮途末路，高喊加強「對華外交」的今日，起用這兩個傢伙作外交顧問，其動向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盟機轟炸下 橫濱毀屋六萬棟

居民廿餘萬人被災

【合衆社舊金山卅一日電】東京廣播：「美超級空中堡壘，昨日轟炸橫濱毀屋六萬棟，居民廿萬人被災。廿八日，B29式超級堡壘一架，首次出現於本州南部的和歌山區。」

【路透社關島卅一日電】英太平洋艦隊隨軍記者卅一日電：英太平洋艦隊司令勞林斯於廿八日抵關島，與美太平洋艦隊司令尼米茲會商。勞林斯係乘英王喬治五世號戰艦前往。

【路透社緬甸前進部隊總部卅日電】據訊：日軍刻在調用自殺戰術飛機，在緬南走沿東瓜給毛淡公道上英印軍的前進。

【合衆社華盛頓卅日電】美海長福萊斯特爾宣佈：美艦在太平洋戰役中之連續損失，致使美國西海岸修艦廠急需僱傭修船艦的工人一萬五千人。由三月十五日至五月廿三日，美海軍人員在[illegible]中陣亡[illegible]。

蘇聯是一個偉大的民主的強國

人們應該了解並承認這點

——薩斯拉夫斯基——

【塔斯社莫斯科廿七日電】真理報揭載薩斯拉夫斯基所撰一文，題爲：「對於那些不能了解的人們及那些不肯承認的人們」。該文稱：各同盟國都若於各種問題的分歧意見所苦惱的英國的約克那郵報，現正尋求消除這些分歧意見的方法。關於下述一點，我們是與約克那郵報同意的：各大盟國不可或缺的利益，是在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中，建立最大可能的相互諒解和協調一致。而這點已由勝利歐戰的整個進程，予以證明。我們歡迎該國這個報紙的聲明，即了解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實在的，這個辦法是可以消除一個人底可憐的誤會的。但是，我們恐怕英國的這個報紙用些不倫不類的歷史上的類似例子，來把它自己的了解的道路封閉了。該報紙試圖以下面的辦法來使用假「史」的整個行程合於標準典型！使某種象徵的「西方」來對抗相等象徵的「東方」。關於這種被稱爲「我們與蘇聯的歷史上的類似例子」，斯大林曾經告訴過德國作家盧德維格：「歷史上的類似例子，常常是很危險的。這個類似例子，是沒有意思的。」我們的歷史上的類似例子，只是會令人誤解。因爲誤解是統一和在政治上空泛地反對「西方」和「東方」辦法。約克那郵報認爲，蘇聯人民用各種「西方」辦法來表現「……」。比如，在這次世界大戰以前，佔半導作用的英國外交政策的「西方辦法」，是在建立一個反對蘇聯的整個西歐世界及人工的造成一種仇視，以孤立蘇聯。這種「西方辦法」就叫「慕尼黑」。其結果，是爲衆人所週知的，大的災禍臨到西歐，英國幾因此被毀滅掉。這種「西方辦法」在戰時被代以另一種「西方辦法」，這種辦法表現於英蘇條約及成立一個各大民主國的聯盟。這種辦法，結果是戰勝了希特勒德國，同時拯救歐洲文明有決定意義的，是紅軍在東線的作戰。假若「西方辦法」這個字意思是民主的辦法、各國平等的辦法、各國獨立的辦法的話，那末英國報紙是指甚麼西方辦法呢？蘇聯人民是知道：蘇維埃國家是最高形式民主的大成：這點已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整個過程詳明了。德國法西斯未能在蘇維埃人民中選擇到了不共戴天的最大敵人。歐洲各民主國家在蘇維埃人民中，找到了其最忠實的和最強大的保衛者和解放者。我們認爲遺憾的，是約克那郵報未能了解這點，只是因爲它不願意公正地研究事實，來對某大國作出判斷，而寧願找一些因襲的古拙公式及一些空洞的似是而非的類似例子。該報紙就是根據這些腐淺的前提來斷言：蘇聯力圖自己孤立，採取片面行動。該報紙看見這是因爲波蘭和奧地利建立了臨時政府。該報紙也自行承認：它對於這事，有許多事情是不了解的。我們姑且認爲它是不能了解它們，但是不了解它們，原因是它只找公式而不找事實。事實是很清楚簡單的：在德國法西斯主義統治下的人民的紅軍，消滅了法西斯之流及其同夥，消滅了全部遵照克里米亞會議決定來消滅法西斯主義的行動」。像這樣的行動，不可稱爲「片面行動」。不用說，在所有幾處國家，法西斯主義滅亡的，是民主復活。在德國佔領期間總要進行反對佔領者和爭取解放的鬥爭的各民主黨派，現在轉過來恢復公開的政治生活。紅軍懷着最大的同情注視着這種民主的復活的進展，因爲從戰爭的第一日起，紅軍定下的目標，而且不僅是解放其自己的國家，而且是解放被德寇奴役的所有國家。凡在戰爭形勢可能的地方，紅軍都是完全依照民主原則，把行政權交給當地人民。像這樣的行動，也決不是「片面行動」。相反的，這種行動是完全符合於克里米亞會議關於解放歐洲的宣言，而紅軍在波蘭和奧地利就是這樣作的。這是爲了保證其本身利益的民族利益，解放國家的利益；爲了人民只向獨立的臨時政府提出一個要求即：親法西斯份子和反蘇份子，不能達到這些政府裏面去。這些都是事實。他們是打破了某些英美政客所喜愛的公式。這樣，這些公式和這些英美政客都倒霉了。現在仍舊還有一些人，對於他們說來，「西方的方法」——在一切事實上放「民主的形式」，而在外交方面——「民主的內容」。這些先生們相信他們自己是民主的，但是有其代表性的行爲可以說明他們的民族必須看到他們不了解國際關係中的和諧的關係。這些先生們不了解，因爲他們不願去了解。請看生們發生了些什麼事實。且舉恐尼們的一位叫巴爾先生的引錄我們日鏡報的例子來說的文章的一些摘要：「今天當已經不需要把德國侵略者從斯大林格勒退出去的時候，英國人感到有緊急的必要反擊在莫斯科的思想上侵略者了！」該報公然表示當英國危險的時候和蘇聯人民的聯盟是必要的。現在這個危險已經過去，而聯盟是否持續就不必要了。不僅如此，英國報紙也說應該對蘇聯進行鬥爭，有如過去對希特勒德國所進行的一樣。澳大利亞的報紙就是照樣發出這樣的一些呼聲：「反希特勒聯盟的遺老們要求他們絕對不相容的。它們與強有力的民主強國是絕不能相容的。」也罷，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曾經有個時候有些人也拒絕承認地球繞太陽運動。有個時候希特勒拒絕承認紅軍的優越性超過德軍。他們後來還得承認了！我們重視我們的朋友，也認識我們的敵人。而且恐尼的這位記者並不是「最後一個馬來族人」。我們以交織着驚奇和嫌惡的感情注視着舊金山的新聞界馬克斯勒的人們，他們會以蘇聯代表斯特殊和平的美國報紙有系統地和嚴格地歪曲蘇聯代表團的態度。這是因爲他們不能理解它嗎？不是，至少不是如此。他們不願承認蘇聯是一個偉大的民主強國，擁有充分的力量，不但是保證它本國邊界的安全，而且也是保證歐洲各民族的安全。我們的朋友和敵人都認識這點。我們的敵人也認識這點，對人類[illegible]好處。

下雨與備荒

溫濟澤

前幾天下了兩場雨，有些人以爲防旱備荒的工作可以「鬆一下勁」了。甚至於說：「已經下了雨，防旱備荒動員還有什麼意義呢？」這種想法是十分有害的。

下了兩場雨，並不能挽救夏田已有的損失。麥子是邊區主要的糧食之一，而主要產麥地區隴東分區今年的損失是相當大的。據隴東來信說：現在全分區凍死（去年冬天和今年春天都很冷）和旱死的麥苗至少已有五分之一，未死的麥子發育也不旺盛，大部份麥桿長得很細，葉子黃黃的，穗子稀稀拉拉的，估計今年的麥收大約有三成，最多只能有五成。關東分區也產麥子，據隴東來信說，慶陽一帶山地的麥子已經死了一半，川地也有死的，估計總收成至少要減少二分之一；曲子和環縣的情形更不如慶陽。至於延屬分區呢？沿河三縣的麥子長得也很壞，據估計，好地收成都要比往年減少，壞地更不用說了，甚至於『連籽兒也收不下』。綜合各方面情形看來，今年全邊區麥收至少要減少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有些老百姓說：『今年吃饃饃，也吃不美氣了。』這話是確實的。再拿豆類來說吧，黑豆也是邊區主要糧食之一，因爲凍和旱的關係，好些地方的豆苗已經死了一部份，對黑豆的收成，也頗有影響。棉花呢？因爲天旱，有一部份地區沒有按原訂計劃下種，巳下種的，有的沒有出苗，有的出苗較遲，雨後雖可挽救一些，但今年的棉花已受了異常重大的損失。

所以，即使今後風調雨順，單就現在已有的損失看已經不算小了。何況以後的風調雨順，還沒有保證呢！夏收已經受了這樣嚴重的損失，如果一個月之內不再下雨，秋收又成問題，災荒的嚴重威脅，仍然擺在我們面前！邊區政府關於防旱備荒的訓令中說：『邊區地處高原，氣候亢旱，局部的和輕微的旱災，年年發生。而過去的經驗、每隔數年或十數年即發生大旱一次（光緒三年，光緒二十六年，民國十三年，民國十七年）。』這種經驗，我們應該嚴重注意。

我們應該對防備災荒經常有充分的精神準備。在去年春節的時候，西北局和邊區政府不是早就號召過備荒運動麼？在前年年底第一屆勞動英雄代表大會的宣言中，不是早就提醒過大家『不要忘了一年年防荒旱，夜夜防盜賊』這句俗話』麼？在這個宣言中又說：『我們一面努力發展生產，一面還要節省糧食、儲存糧食、多種洋芋，食洋芋代替和食，少釀酒，少造糖，不要糟蹋糧食，遵守政府法令，不准糧食出口，並要……到處發起義倉運動，救濟困難，防備荒年。』這些有先見之明的號召，都是萬分正確的。可是有些人，當時對於這個號召沒有充分的認識，以後對於這個運動也沒有很好地堅持。他們或者滿足於近幾年來邊區生產的成績，認爲衣食豐足，即使荒年，又怕什麼？他們或者不相信眞的會有災荒的到來；他們或者只看到眼前的局部的利益，不顧作長期的全盤的打算，例如宣言中號召『少釀酒，少造糖』，可是一年多以來，酒坊、糖坊，未聞減少，反見增多，單在延安一市，大小酒坊、糖坊，就有幾十家之多；單在關中一地，每年爲造酒所用去的糧食，就以萬石計，特別是某些部隊和機關開設的這類作坊，不顧糧食耗費，這是更不能不嚴正反省與迅予糾正的。由於有這種種情形，就使得去年備荒的號召，有些人未能很認眞地去貫徹；甚至今春荒旱臨頭的時候，有些人仍然『熟視無睹』。這種現象現在再不能讓它繼續存在下去了。我們根據『年年防荒旱』的古訓，本來就應該把備荒視爲經常的工作。目前在夏田已告歉收、秋田尙不保險的情況下，對備荒工作就更應該加緊去做，不應該有絲毫疏忽。

目前防旱備荒的中心工作，應該是積極補救，抓緊生產。特別在下雨之後，更不應該錯過時機了。被壞的麥田和一苗未出的棉田，都應該趕快翻地改種別種莊稼，小日月的糜穀——八月黃穀、乾撈飯穀、小白穀、小黃穀、小紅穀、六十日小紅糜、六十日小黃糜，都正是可下種的時候。不是苗的玉米、蕎麥、小豆類和蔬菜等，都應該趕快補種。有些還能下種的，如南瓜、蘿蔔、蔓菁、洋芋等，應該抓緊雨後時機，多多種植。

精耕細作，是今年邊區特別普遍注意的問題。在一切可能與修水利（特別是小塊水利）的地方，仍應有組織地修渠。今年更要多鋤地，『鋤地能頂三分雨』，『秋田出在鋤口』，是頗有科學根據的。防蟲方面，對於蜂殼蟲已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是還有別種蟲，如現在有些地區已發生的排黃牛牛、路虎等，又如近來在關中麥田豆田裏發現的白色或黑色的像蛆那樣大的蟲（據說叫做鐵線蟲），都應該趕快研究出防治的辦法來。關於棉花打卡的辦法，今年更應特別注意。三五八旅八團各連成立生產委員會，把研究精耕細作作爲任務之一；淳耀柳林區規定以自然村爲單位，由村長按時召集村裏棉農研究鋤草、分苗、打卡的辦法；這些都値得普遍推廣。精耕細作也是增高產量的好辦法。

大規模的大節約運動現在也正在開始。很多機關、部隊、學校都已經定出節省糧食、節省衣物的辦法，有些辦法應該堅決執行並堅持下去。有人說：下雨以後，旱災不至於多麼嚴重了，何必還要如此節約——減發糧食，少吃饃饃呢？可以稍放鬆一些吧？這種想法是不對的。

讓我們再重複說一遍：下了兩場雨，並不能挽救夏田已有的損失；如果一個月內不再下雨，秋收就成問題。所以，旱災的威脅仍然非常嚴重，備荒工作不應絲毫放鬆。要根據西北局的指示向羣衆作多方面的解釋，認眞發動羣衆備荒運動，用一切辦法補償夏田已有的重大損失，預防秋田的損失，並趁這個機會教育羣衆，貫徹年年防荒旱，長期打算的精神。

夜襲石灘

松林

四二年冬天的一個黃昏，部隊在村外集合了，準備襲擊石灘。正好偵察員收容了一個剛從石灘跑出來的煤窯工人，他把石灘的情況告訴了我們，和我們偵察的的情況相同，他還說：『要打隊伍可以從澡塘流水的陰溝爬進去，我就是從那裏鑽出來的。』

這個工人答應了和我們一起去。隊伍出發了，偵察員和他走在前面，突擊隊、警戒部隊，預備隊、抬梯子的部隊隊隊的跟着移動。大概九點鐘的樣子，部隊接近了石灘，偵察員和工人站在營長跟前告訴了他石灘的情形。部隊從隊列裏一隊隊的走了，其餘的隊伍靠着山脚蹲下。

『你們進去吧！』營長告訴了工人。工人和偵察員摸索前進了。

『進去貼着馬路旁邊走，哨兵要問，可千萬別打槍！』工人警告着說。

到了澡堂的溝口，工人往裏就爬，偵察員跟在後面。過了一會，工人用手摸了摸後面的偵察員：『快出口了！』他悄悄地說，伸出他的腦袋探照着街道上的動靜。

電燈光照的街道分外的亮。遠遠看見敵哨扛着槍在鐵絲網跟前『呼呼』地吹着口哨，踱來踱去。遠方傳來稀疏的狗咬。

他們順着馬路旁邊的樹蔭子往前移動着，心越發跳的厲害，頭髮跟子一陣陣的發立，呼吸都不自然了。

『前邊是鐵絲網。』工人悄悄的說。

『馬路上什麼人，』敵哨一聲，震裂了深夜的寂靜，但又恢復了平靜。

偵察員往懷裏一抓，就抽出槍來，工人急忙抓住他們的槍，往後一推，喊了聲：『苦力！』

口哨又響起來了。

他們走上了馬路，大模大樣的繼續前進着。

哨兵又站住了。他的槍對準了他們，但偵察員老徐沒給他來得及拉槍栓，『哎呀！不……』敵哨一句話還沒喊出，早被我們偵察員卡住了他的喉嚨。這時，門開啦，突擊隊像蜜蜂似的湧進去。

連長帶着二班向偽軍房子衝去，偽軍哨兵嚇的跪下繳槍求命，連長命二班長帶半班人衝進房子裏去，五班長——張生之把偽軍的槍下了，命他領到日本哨位去。

『如果日本人問，你答應是自己人！』

偽軍猶疑了；五班長的槍，逼着他：

『去……去，』警備隊抖着悄悄答應了。

五班長帶着隊伍跟在偽軍後面，貼着牆跟底下的黑陰，像貓捉老鼠似的輕輕的運動着。

『什麼的幹活！』日本哨兵喊了一聲，五班長吃了一驚，隊伍躺倒臥下了，大家屏着氣，五班長忙向偽軍使了個手勢，『開士復哨復哨的』（警備隊放哨去），偽軍答了話。

部隊接近了日哨，五班長看的清楚，鬼子正在靠着牆打睡哩。五班長一步上去把他摟着，但他掙脫了，戰士們急啦，不敢打槍（怕敵人聽見），又沒刺刀，就用槍托子把一個日本哨兵活活的打死了。

連長馬上命令二班副班長帶下半班，爬梯子上砲台。

五班長在玻璃窗子上偷偷一看，一個日本兵陪着一架電話機和一盞暗淡的燈火在椅子上打盹，炕上的日本兵睡的像死豬一樣，五班長走去推門，那知門上掛着的鈴子，『丁令』的響了，鬼子一看，往起一蹦，可是五班長上去一抱，捉住他的腿膀子往外就扯，炕上的鬼子也醒了，照五班長撲來，但聽到一聲槍響，一個鬼子倒下去了。

『五班長快出來！』外面粗大的嗓子喊了一聲，五班長才知道是連長打的槍，一蹦就出來了。

隊伍趕上了，把房子圍了個緊，一顆顆的手榴彈摔進房子裏去，鬼子扯着褲子，朝砲台上逃命，好容易快爬上去了，可是那裏曾知道我們早佔領了砲台，一陣滾地雷打得鬼子們像西瓜似的滾下來。

六點鐘走時，我們用火把『王八窩』也燃着了，走出五里路我們還看見石灘的砲台，像一條火龍一樣燃燒着天空。

閻榮堂九死一生（續完）

邵子南

等到閻榮堂再醒過來時，只見那阜平口音的中國人，帶着兩個漢子，把劉發榮架了出去。屋裏巳生了一堆大火，照得明明白白。劉發榮還向他這面看了一眼，卻給一巴掌，打了過去。

天巳經黑了。他躺在那兒，眼看着那日鬼子官和翻譯官坐在火堆旁，烤着，都不做聲。一會兒，進來一個日本人，一個中國人，給送進飯來，無非是些肉、大米、罐頭，日鬼子官和翻譯官慢慢地把飯吃了，又來了那兩個人把傢伙收拾下去。日鬼子官和翻譯官又跟木頭人一般坐着，烤火，不做聲。

還遠處有日鬼子那說是唱歌不是唱歌、說是吆喝不是吆喝的聲音。──這種聲音，日鬼子一鬧就鬧到天亮，哪一個臨時據點裏也一樣。──另外又聽見門外頭直悉悉率率，聽了半天才聽清楚那是下雨了。閻榮堂心想：『下雨好，下了雨，就看不出窰子的印兒來了！』他挨打着的地方兒都腫了，衣服黏着疼得厲害。那傷口又多的是。那疼勁，就好比千條毒蛇在鑽在咬，顧得了這，顧不了那。

一會兒，日鬼子官和翻譯官嘰咕了一陣。翻譯官走過來，向閻榮堂說：

『熬得過吧？說了吧！這兒只有你一個人了，那傢伙拉出去槍斃了！』

看那說話的神情，閻榮堂就知道是假的，他也沒聽見槍聲，閻榮堂就說：

『呃，熬不熬得過？要不熬，又有什麼法子！』

翻譯官笑嘻嘻地說：『說了不就完啦！』

閻榮堂嘆了一口氣：『說呵，說了又怎麼呢？說了你也不信呵！』

翻譯官急着說：『說吧，你就是不說呀！』

閻榮堂說：『你呢，你又不信。我是個莊戶人嘛，哪當什麼幹部來？就門也少出，集也不大趕的，我就守着我的老娘！』

翻譯官也不再問了，坐着想了一陣子和日鬼子嘰咕了一陣，向閻榮堂說：

『你有幾條命啦？』

閻榮堂沒有哼氣，心裏想：『我又有幾條命，橫順由你糟踏！』

翻譯官拿出兩段鐵絲，在那裏動手擰，一句話也不說。鐵絲眼看擰成一個小盤──盤下頭丟了一個長長的柄。放下了又擰另一個。閻榮堂想：『這傢伙鬧這個要幹什麼呀！』全擰好了，翻譯官站着，舉着牠，閃東東地，向閻榮堂冷氣冷聲的說：

『你就要認得牠！』

一時閻榮堂也鬧不清那是什麼玩意兒，──正是：鳥也貪生，獸也怕死，大荒年人連石頭也吃的，碗打碎了也得回頭看看──閻榮堂就直看着，只見翻譯官把鐵絲有盤盤的那頭，往火裏塞，又動了動火，和日鬼子官又嘰咕了兩句，日鬼子官笑了一聲。翻譯官走過來，剝閻榮堂的衣服。閻榮堂明白了一半，暗自盤算：『該不是要烙吧？』打了個冷噤，身體軟了。那翻譯官趁這勁快把他衣服剝下來了。閻榮堂又想：『穿着衣服該輕點！』掙扎了一下，沒有勁，叫翻譯官剝下衣服又給綁起來了。

翻譯官把他拉到火邊。那火燒得很旺，熱氣噴人。可是閻榮堂也打哆嗦。忽見翻譯官拿起火紅的鐵絲盤到他眼前，還說：

『說實話吧！你是什麼人？窰子在那裏？』

閻榮堂怕把眼睛傷了，不能作事，趕快把頭轉過去。──閻榮堂什麼時候兒，希望都是不斷的。

那翻譯官映着火兒，拿那火紅的鐵絲對準閻榮堂那脊梁上這麼一放，便見鐵了一聲，冒起一股黑煙，皮膚裂開了。回頭一看，閻榮堂咬緊牙關，一臉灰白。翻譯官說：

『說吧，不說又來啦！』

閻榮堂那"哼"氣。翻譯官又烙了。鐵絲黑了又換紅的，連烙幾次回頭一看，那閻榮堂死得和石頭一樣。

閻榮堂再醒過來時，那日鬼子官，那翻譯官還在烤火，那面容卻一點精神也沒有了。他倆說話的聲音變成軟棉棉的。像在想什麼東西，想不出來。常言說：『人逢喜事精神爽』。過了一陣，就抬不起頭來。那日鬼子官那翻譯官全都失敗了。那閻榮堂人是隨陽的，就心頭得很，隨便怎麼都可以，就是他是什麼人，窰在那裏，他是一絲一毫也不吐露的。那日鬼子也好、那翻譯官也好，想法子，也奈何他不得，卻說閻榮堂受了烙刑，那脊梁上一帶，就好比在着火，好比在滾爛，疼痛難禁；又給剝光衣服，在這潮濕的牆脚邊，在這秋天下雨的夜裏，渾身上下冷得厲害。他不哼一口氣，掙扎着，躺着不動。

那翻譯官站了起來，來回的走。走到門外看了看，又回頭看了看閻榮堂，忽然問：

『冷不冷？』

閻榮堂心想：『還有不冷的，你還問，難道你心眼裏還有「良心」兩個字！』又想：『我就說冷，看你怎麼樣？』就說：

『冷』

翻譯官笑哈哈地說：『好，叫你暖着去！』

又向日鬼子嘰咕了，出了門去。一會兒，帶了個中國人進來，伸手來架閻榮堂，閻榮堂心想：『又要搞什麼新鮮的了。』果不出所料，出了門，把他架到一個沒有屋頂的破牆角落裏，放下了他，翻譯官說：

『你暖着吧！我就不信你是鐵打的漢子！』

說罷，把脚也給綁上，丟下他走了。

天正下着雨，破牆角落裏已積滿了水。閻榮堂身上傷口又多，泥水灌了進去，更加痛。那凍勁，慢慢也麻木了，心慌了一陣子。他想：『這回死定了！』又想：『還好，我沒暴露我這份共產黨名！』他想着山上的人們，想着區委，慢慢地死了。

把他抬回屋裏來，天明以前，他又活了。翻譯官也不理他。直到日鬼子們都吃了早飯，翻譯官又走來逼着他問：

『你說不說呀？』

閻榮堂還是一個老說：『我實在是一個老百姓，說的都是實在話了。』

翻譯官說：『別說了！──你在找死了！』

就光着身子，抬了個穿心鎖子，把他抬到河邊。鵝子河稍漲了點水。又濕又凍，天上還有一點半點的雨在往下下。等會，又抬了來了一個，一看是劉發榮，那滿身傷和閻榮堂一樣。兩人彼此看了一眼。

翻譯官擠手劃腳地說：

『先淹他們一個死！』

就過來四個人，兩個人抬一個，摔下水去，還拿槓子往下抵，不要他們浮起來。轉眼間，淹死了。撈起來，擠出了水，拿槓子在肚上壓，閻榮堂、劉發榮雙雙悠悠氣轉。翻譯官問：

『說吧，──不說又丟下去！』

閻榮堂想說什麼，沒有勁兒，閉着眼睛，心想：『哼，我看出來啦，他不肯鬧死我們！他是要制服我們呢！』也就更懶到理他了。劉發榮氣得發慌：心想：『這是拿人開玩笑嘛，把一個人弄得死也死不去，活也活不了。』就睜開那變得怕人的眼睛說：

『沒有說的，你要丟下去就丟下去吧！哼，早死少受活罪！』

說着、還直掙扎，扭動身子、脚踢着，頭向後仰，撞着，擂着那潮濕的沙地，沙地上他們吐出來的水還沒滲完。

翻譯官說：『這小子還硬啦！再給他一個死！』

又把他兩個丟下水去。劉發榮動彈了幾下，也動彈不得了。閻榮堂剛醒起來，嘆了一口氣：

『唉！』

又給抵下去了。

又撈起來，又悠悠氣轉。閻榮堂心裏盤算：『又一回淹過去啦，好！這一件我忘不了！等着！我出去的工夫兒！』劉發榮剛醒過來，睜眼看了翻譯官一眼說：

『你又把我鬧活啦！好，你儘把我鬧苦透啦！』

翻譯官說：『你說了實話，就不吃苦啦！』

劉發榮把翻譯官死釘釘的看着說：『說！你想得好！狗命的！』

翻譯官又要丟他們下去。劉發榮心想：『下去就死往下鑽，叫他撈不起來！』

把他們兩個丟下去，劉發榮就眞個死往下鑽，活了。閻榮堂吃了一驚，暗自說：『糟了！』──心一沉：『糟了！他要說了！就不算他是個共產黨員！』所以翻譯官趕快湊上前去，所有在場的人都吃了驚：

『究竟還是怕死！』

劉發榮說：『我是游擊組長，就是領着民兵打你們的！──狗日的！』

翻譯官問：『快！』

劉發榮想了一下，說：

『共產黨，你配抓住共產黨！你配！你是老幾？你只能抓我們這種人！』

閻榮堂暗自喘了口氣，心想：『還好！』

翻譯官背着手問劉發榮：『他是什麼人？』

劉發榮說：『他還不是老百姓，沒長眼睛？還看不出來？』

閻榮堂暗自說：『好呀！劉發榮！你還是了不得的！』

翻譯官向閻榮堂說：『不要騙我，快說實話！』

閻榮堂說：『你淹死我，這麼多回了，我還說假的？我就是老百姓嘛！』

翻譯官說：『哼，我明白，你還沒受夠罪！──呢，游擊組長，哪有糧食窰子？』

劉發榮說：『有！』

閻榮堂看了他一眼。劉發榮翻着眼，看着天空說：

『在曲裏後坡，一個大窰子，糧食可多呢？』

翻譯官說：『不受罪不說，眞是賤皮子！』他又回過頭來說：『把這小子再過一個死！』又把閻榮堂再淹死一遭。

閻榮堂再醒過來時，只見人們拿槓子抬劉發榮，兩手兩脚緊緊綁着，倒吊起來。說是『找窰子去』。也就叫人把閻榮堂帶到村裏去了。

日鬼子叫偽軍抬着劉發榮，到曲裏去，走不了一里地，劉發榮疼痛難忍，只得說：

『讓我下來，自己走吧！』

翻譯官說：『你是游擊組長，大幹部！走着也不像樣子，還是抬着。』

劉發榮說：『人說鬼子禽獸不如，我說啊，拿禽獸比你們，還抬舉你們啦！』

翻譯官說：『你駡吧，開了窰子再給你說！』

劉發榮說：『我怕!?我死了心啦！』

到了曲裏，劉發榮把日鬼子直帶到後坡那開了的窰子去，日鬼子還摸不清是怎麼回事。劉發榮笑着向翻譯官說：

『開吧！還不是窰子！』

一傢把他打死了。

這邊閻榮堂給帶到村裏，和民伕在一塊，日鬼子翻譯官也不再拷問他了。一個民伕給他找了衣服來，開飯了，也給他點吃的。慢慢地他也打聽出劉發榮的下落了，暗自心中難受，又見日鬼子沒搞了糧食，暗自歡喜。就是身上傷太重，不能行走，只能挨撐幾步。他在盤算：『只要傷一養好，就溜得了。』

沒等他養好，住了三天，日本鬼子退了，把他帶到東溝，過了幾天，又帶他到北莊，住了六天，又要帶到王林口去。他能行走了，路上，那就是阜平口音的中國人說：『這小子那樣硬，一定是個共產黨員，準不了。』

閻榮堂看了他一眼，低下了頭，心想：『你猜得倒不錯，就是你沒有辦法，連你們日鬼子老爺也沒有辦法！』

到了王林口也沒理他，那天，天氣很好，日鬼子要出發了。只聽見阜平口音的中國人向翻譯官說：

『老兄，今天到那家裏玩。』

翻譯官說：『行囉，你今天也可以回家去啦』

閻榮堂心想：『好，──他一定在這不錯啦！鬧清楚！回去報告，抓他！』

頓時，精神抖擻起來了。他就試着問一個民伕：

『呃，──那人倒不錯呀，對我們頂好，他像是阜平人呀！』

那民伕說：『你說好嗎？阜平人，不錯，住在王家溝，姓魏。』

閻榮堂一字不拉地記在心裏。

日鬼子出發了，閻榮堂裝着大便，進了一個破牆角落，趁都忙着，不注意，他閃出了村，下到一條溝，道裏，把吃奶的勁兒也使出來，直溜着身子就跑，跑了五里地。回頭一看，日鬼子沒追他。往前一看，見了中國人。心上一鬆，他倒下了，昏死過去。

醒來，他才知道他在游擊組裏，他見了區治安員，他第一件事便是報告了那王家溝姓魏的。

閻榮堂回到家裏，脊梁上烙傷的黑痂，有一指頭厚，一個月工夫，才掉了下來。正是：

脚跟一直站穩，

那怕九死一生，

太陽西出江山改，

不死也得鬥爭！

佈置地雷網掩護春耕　莊言

讀者往來

讀「我對冬學課本的看法」以後

編者同志！

『農村來信』，是我的一篇工作報告信，主要是介紹冬學情況。對於冬學課本的意見，只是以我地的情況稍稍提出的。而信上只是說『不大適用』，並沒有說整個課本不適用於每個地區，更沒有『推翻』的意思。冬學課本有不適用的地方，我提些意見，請求修改，使之更完善，我覺得是應該的。

延大和各機關召開的冬學總結會，我是參加的一個，可惜會上主要談了衛生和生根據問題，課本只稍帶談了一些。但在會後大家交談中，一些同志的意見認爲冬學課本爲了更適合羣衆的需要，是應該加以增刪的。

冬學課本是全邊區的課本，不能完全適合每個分區，這是必然的，如果以分區生活和習慣來說課本『不適用』是過分的要求。但課本中有些冷字是應該加以修改的，如「日用雜字」中的場衒壕坳，山窮屹嶗……等等，不僅羣衆中不常用，就是在一般東西上也很少用。在初學的羣衆中，這些字，爲羣衆都不適合。再如『窩候炸醬』這句話，我認爲與羣衆生活還是不太適合的，劉同志說『在延安和綏德就可以吃到』，恐怕只有在飯館裏吧。

『日用雜字』的插圖都很好，爲羣衆所歡迎。其中毛主席木刻像上的陰影是不適於『藝術水準低』的羣衆的，讀了『日用雜字』的學生，都說毛主席有大鬍子。會對羣衆保釋，那是線條、陰影，很難使他們了解。像這樣的畫，尤其是專爲不識字的工農看的圖畫，美術工作同志以後是應在這方面注意的。

『識字課本』的第一課，『人有姓，也有名，我有我的姓，也有我的名』，學生讀起來很不順嘴，而課文很像外邊『小狗跳，大狗叫』的課文，就不太好。因爲這是一般常識，與現實生活不免有些距離。但像『有錢雜貨五月早，六月譚陰乾鍋做』的農諺就大爲羣衆歡迎，因爲這是羣衆所熟知的。

冬學課本是適用的，因爲它是教廳費了很大精力編的，但適用並不等於沒有缺點，十全十美了。各方提供意見，如果再加以增刪，使之更完美實用，是需要的。

在劉同志的文中，只是單講課本，以課本論課本，沒有與冬學實際聯系，這是不大合適的。談課本要與當地每個具體冬學聯起來。有些有基礎的，或可能轉成小學的冬學，以冬學課本爲主的教學就適當些，因爲可以常拿來念，當教科書用。如果不是這樣，便以另編短小而實用的教材爲好。一個只能教二三個月的冬學，或只能記糧賬，會更適合一些。

在我的『農村來信』中，引了課文一句話：『巫神是神二流子』，那句話是不通的，可能是寫錯了，應該是『巫神就是二流子』。

我在短短三四個月的下鄉時期中，得到了很多教育，實際的羣衆生活告訴我，坐在窰洞裏想的和在實際生活中的體驗是有相當距離的。

史松北